

长篇小说

底线

DIXIAN

李祝尧作品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底线

DIXIAN

李祝尧作品



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底线 / 李祝尧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4.6

ISBN 978-7-5511-1963-4

I. 底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8564号

书 名: 底 线

著 者: 李祝尧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装帧设计: 孙希前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3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7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0月第1版
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963-4

定 价: 3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1

省委办公厅党组决定，提拔孔令才担任综合二处的处长。人们都为这个小伙子感到高兴。对于年轻干部来说，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可那天晚上，孔令才却一夜没睡。

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，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。在京都大学政教系学习了四年，毕业后便被省委组织部挑走了，直接安排到省委机关，而且一来就给省委副书记柯凌志当秘书。他以勤奋的工作和谦虚好学的精神，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。没过两年，便被提拔为副处级秘书。

孔令才这次被提拔，大家都认为是顺理成章的。可他却觉得自己走过的路程，似乎太顺利了，既没有什么坎坷，也没有什么愁苦，一切都那么顺顺当当，好像别人早就给自己铺好了一条成功之路。每想到这些，心里不免感到一丝缺憾。自己从家门到校门、又从校门到机关门的“三门干部”没有在基层锻炼过，缺乏同老百姓打交道的本领，不像根扎大地那么踏实。他想补上这一课。

前些日子，柯书记布置给孔令才一项任务，让他到农村调查一下贫困村

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，而且特别嘱咐他不要惊动各级领导，不要让市、县、乡派人随同。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下基层。为了尽快融进探访地区的生活氛围，孔令才特地从县城租了一辆破自行车，而且以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调查，可村子里的那些人仍然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有的甚至有意地躲避他，说的话也言不由衷。这一次调查很不成功，柯书记当然不满意。

这次调查的失败对他触动很大，他看到了自己这个“三门干部”的致命弱点，便想把自己下去锻炼的意思告诉柯书记。然而，他鼓了半天勇气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现在办公厅想提拔他到综合二处当处长，他在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当处长，是许多年轻干部梦寐以求的事，是自己仕途生涯的重要台阶。然而，自己一旦到二处去当处长，短时间内就不可能走开，缺的这一课就不能很快补上，他翻来覆去地想，最后还是决定先下去补上这一课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走进了柯书记的办公室。

柯书记见他进来，满面笑容：“小孔呀，祝贺你。听说办公厅党组要你到综合二处当处长了。”

孔令才忽地脸红了，低声说：“柯书记……”

柯凌志说：“对你的安排，他们事先跟我说过，我同意。”

“柯书记，我想……”

“我想你会胜任的。”

“柯书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孔令才嗫嚅道，“我想到下边锻炼两年。”

柯凌志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，当过公社书记、县委农工部部长、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、县委副书记、县委书记、常务副市长、市委书记，大半辈子都混在基层。他不讲吃、不讲穿，体贴下级，平易近人。

他见孔令才说要下去，不由得抬起头来，用审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往城市跑，往大机关调。这个小孔怎么放着处长不当，却要下去？于是问道：“在这里工作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下去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孔令才说，“我在这里工作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，领导对我很好，同志们对我帮助很大，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有了很大进步。”

孔令才生怕领导误会自己，却不料越说柯书记越不明白，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下去呀？”

“我总觉得缺一课……”

“缺什么？”

“我没在基层工作过，缺了同群众打交道这一课。”孔令才开诚布公地说，“我这个‘三门干部’总有一种空飘飘的感觉，即便有时下去了，群众也是敬而远之，不能心贴心。这次您派我到农村调查贫困农民的生活情况，之所以不成功，就是我这个致命弱点的大暴露。”

“好！”柯凌志为自己秘书的坦诚而激动不已。他重重地拍着孔令才的肩膀，连连点着头，“好啊，你想得很好！最近省委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决定让新毕业的大学生先下去锻炼两年，学习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学习工农大众的优良品质，然后再到机关工作。这条路是青年知识分子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，我支持你！”

“谢谢领导对我的支持。”孔令才也很激动，紧紧握住了柯书记的手，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。

“你想下去，我给你到办公厅去说。”柯书记十分爽朗地表态，接着问，“你想到哪儿去呢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孔令才认真想过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让我到清县挂个职吧？我只要求挂个副职。那是我的家乡，我在那里出生、长大，对那里比较熟悉。”

清县处于黑龙河流域。黑龙河源于西部的卧龙山，自西南向东北流去，横贯全境。这个县是个仅有65平方公里、43万人口的小县，不靠铁路，不靠大中城市，是中国北方为数较多的那种“三不靠”的内陆县。原来这里很穷，尽管早就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能填饱肚子了，但却仍然靠在土里刨食吃，没有挣钱的门路，年人均收入仅两千多元。他多么希望能快点投

身到基层第一线，为更多群众致富出一把力啊！

孔令才要求到清县挂职的另一个原因，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袁之政是他心目中的偶像。他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，省报登过一篇有关袁之政的通讯，写他初到清县任县委书记时，骑自行车下乡，在村里吃住，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事迹。这种难能可贵的工作作风让他好感动。现在甭说县委书记，就是乡镇干部也不在村里吃住，天不黑就屁股后头冒着烟似的回家了。有的连家也不回，而是找几个哥们儿到县城喝酒、足疗去了。

记得那篇报道说，有一年春天袁之政到大坡乡检查棉花播种，中午乡里给他摆好了酒席，他却以感冒为由委婉谢绝，坚持自己去食堂吃工作餐。天还不黑，乡干部们就把摩托车、电动车推出来，拉好架势准备回家，袁之政却对乡党委书记说：“今天晚上给我安排个住处。”县委书记要在乡里住，这是乡干部们万万没有料到的，一时慌了手脚。因为他们在乡里根本没有被褥，更甭说有客房了，怎么安排县委书记住下呢？一个个面有难色。

还是乡党委书记机灵，眼珠一转说：“袁书记，俺们乡条件不好，你还是回家吧。”

袁之政说：“我不回去并不是为了显示我多么敬业，而是跑一天累了，就不来回折腾。晚上我想再找几个村民好好聊聊。”县委书记坚持住在乡里，乡干部怎么能走呢？一个个只好硬着头皮在乡里凑合一宿。

一连三天袁之政都吃住在乡里，一下子成了全县的议论中心，在群众中口碑极好。省报在发表这篇通讯的时候，还特意配发了评论，说：“眼下各地乡镇干部不少是走读干部，晨出暮归，严重脱离了群众。清县县委书记袁之政吃住在乡里，给乡镇干部做出了榜样，值得全省干部学习。”

这个通讯在一般人心里也可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，但因为这是孔令才的家乡，所以对这篇报道特别关注，对这位县委书记十分崇拜。他觉得，如果自己下去，能跟着这么个好班长，肯定能学到许多东西。

柯凌志听着孔令才的陈述，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。最后他说：“小孔呀，这事我帮你。”

既然省委副书记同意他的秘书下去，办公厅党组只好支持，省委组织部很快批准孔令才到清县挂职县委副书记。

孔令才要求下去挂职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，却遭到了他的恋人宁馨一家人的坚决反对，家里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
宁馨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宁克仁的小女儿，当年也在京都大学学习，与孔令才是同届。宁馨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孔令才是系里的党支部委员。略有不同的是，孔令才是内向的小伙子，宁馨却是个外向型的女孩。她喜爱文艺，或唱歌，或舞蹈，只要学校有文艺晚会，总少不了她的节目。两个人都是学生干部，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，逐渐互生了爱慕之心。

孔令才喜欢宁馨开朗，跟她在一起永远不会有什么忧愁。在宁馨眼里，孔令才聪颖过人，遇事有独特的见解，办事有很强的能力。当她第一次见到他时，就觉得这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。

一对大男大女，经过三年的感情煎熬，他们俩还没来得及商量结婚的事，孔令才却主动向领导提出要下基层锻炼。宁馨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以为这是在有意考验她，甚至是戏谑她。然而，当她确信这是事实的时候，简直要气疯了，那俊俏的脸也气得扭曲了。

她大声跟孔令才说：“令才，你的神经发生什么问题了？人们都变着法地留在省城工作，求人舍脸，请客送礼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你倒好，不仅放着提拔的官不要，还要放弃省委机关，要下什么基层，岂不是犯傻了！”

孔令才不急不恼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神经很正常，既不傻，也不糊涂。我知道我现在的工作不错，而且马上就要被提拔为正处，前途越来越……”

宁馨打断他的话说：“那你为什么着迷似的要下去？”

“我就是想下去锻炼锻炼，学习学习，补上所缺的一课。”

孔令才说得慢条斯理、轻轻松松。宁馨以为是欺骗她、戏弄她，简直是火上浇油。她气愤地说：“你是四年大本，而且是名牌大学，这点墨水够用了，你参加工作都三年多了，一切都很熟悉了，还需要锻炼吗？你这是撒

谎、骗人！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？”

“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呀？这只是工作的变动，跟结婚有什么联系？”

孔令才再耐心地跟她解释，宁馨却根本听不进去。她说：“人家夫妻在异地的，都千方百计往一块儿凑，你倒好，还没结婚就要制造两地分居，不知你安的什么心！”

“说实在的，我对结婚这事还没有认真考虑……”

孔令才还没说完，宁馨便像被捅了肺管子，暴跳起来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：“好家伙，咱俩都二十七八了，对终身大事还没认真去考虑。那我问你，你到底想谁了？莫不是还在想着你那个牛蕙？怪不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的眼圈红了，泪水扑簌簌地流出来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孔令才不知她为啥这么激动，一时手足无措。牛蕙是他高中的同学。毕业后虽有来往，却都是谈工作，彼此之间并无爱恋之情：“你这是想到哪儿了？牛蕙每次来你都知道，吃的哪门子醋！你若怀疑我，咱马上结婚好了，结了婚我再下去。”

“你变了，三年没在一起，我不认识你了。你当了官看不上我了。我配不上你咱就吹，决不死赖着你！”

孔令才见宁馨真的恼了，而且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这才知道她真的误会了，于是耐着性子解释。可她却听不进去，仍在执拗地逼他：“你说你还下去不？你下去，咱就分手！”

“这是何苦呢？这两者并不是针锋相对的矛盾，何必把它对立起来！”

“你甭跟我讲大道理，我让你明确表态。”

孔令才为难了：下去锻炼，他已考虑了很久，而且领导已经批准，不能反悔；与宁馨相恋了五六年，为她读研，他苦苦地等了三年，怎么能为工作的调动而丢掉她呢？

宁馨见他踌躇不语，心凉了，绝望了。木讷着脸说：“我知道你变心了，不喜欢我了。爱，不能强求，我决不勉强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”扔下冷冰冰这么句话，抹着眼泪走了。

孔令才拦她没拦住，喊没喊回，追也没追上……

晚上，宁克仁来电话让他到家去。他知道是为了他与宁馨的关系。他想，宁克仁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是做宣传教育工作的，对他要求到基层锻炼一定会理解、支持，因而抱着与宁馨和解的希望，满怀信心地去了。

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位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，特别是他的夫人，竟站在了女儿一边，先是陈述利弊，劝他撤回自己的申请；继而以在基层永远调不回来相威胁，迫他就范。

孔令才天生就有个犟脾气，他下定决心，坚决要走自己认准的路。

谈判陷入僵局，矛盾越来越深。后来柯凌志书记知道了这事，狠狠地批评了宁克仁，勉强说服了宁馨，一家人才算同意孔令才到基层挂职了，而且跟柯书记说好只锻炼两年。

孔令才生怕宁家的人来纠缠，没敢在机关多待，省委组织部的调令一到手，立马就启程了。

省委办公厅要派车送他去清县，他却想坐公共汽车体察一下民情。当他登上从省城开往清县的长途汽车，浑身有一种摆脱宁家儿女纠缠的轻松。汽车开出高楼耸立的城市，展现在眼前的是广袤无垠的田野，眼下已是深冬，远处的麦田里还有点点没有化的积雪。

孔令才的眼睛望着窗外，心却回到了家乡。那里有他童年的玩伴，有少年的同窗好友，有高中同学的情谊。他将在这里倾注自己的心血，洒下自己的汗水，奉献自己的智慧，为家乡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。这次下来是挂职县委副书记，他决心尽快学会同群众打交道的本领，尽快熟悉经济工作。柯书记还决定把清县当作自己联系的一个点，想在这里解剖麻雀，了解全省贫困县的情况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。

孔令才这次下来虽然是挂职，却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，但他充满信心。临行前，柯书记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，有经验之谈，有谆谆教诲，有希望，有鞭策，有鼓励。柯书记特别强调县级工作的重要。

他说：“我国是个农业大国，我们省也是个农业省，全省百分之七十以

上的人口在农村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兴衰。没有农业的发展，就没有各行各业的发展；没有农民的富裕，就不可能实现全省人民的小康水平。我们一定要把县一级的工作抓好。”

他还说：“眼下县一级的工作有许多困难，企业不景气，下岗职工多，不少农民还处在贫困之中，眼下旱情又很严重。这一切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，你一定要深入下去，认真地加以解决。”

临行前，柯书记挥笔泼墨，特意送他一张条幅：

“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”

孔令才轻轻读出声来。他知道这是韩非子的一句名言，意思是说，道，是万物的本原、是非的准则。

柯凌志解释说：“官有官道，财有财道，医有医道。无论做什么，都有一定的规矩和标准。有正道，有歪道，你不要走什么捷径。在省委，你这个副处级干部算不得什么官，可到了县里，一个县委副书记可就是个不小的官哩！”

孔令才明白了韩非子这话的意思，深深懂得柯书记对自己寄予的希望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清朝文人郑板桥曾在山东潍县做知县。他那首卧斋听竹的名诗……”

孔令才接着读出声来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令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“对。古代的县令尚知关心群众疾苦，何况我们共产党人！”柯凌志书记感慨地说，“我们做的是人民的官，要事事为人民着想，认真为人民办事。不仅要关心群众疾苦，更要为人民谋利造福！”

孔令才十分小心地把柯书记亲手写的条幅收起来，感到了它的分量。

2

早晨，袁之政刚上班，办公桌上的电话便笃笃地响了起来。

“哪位？”他刚拿起电话，就听出是市委书记张昊的声音，赶忙客气地说，“张书记，有什么重要指示？”

张昊说：“不是什么指示，是省委组织部通知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他的心猛地一阵狂跳，莫非省委提拔我接替黄副市长的位子？眼前县里四大班子面临换届，他昼思夜想的都是提拔的事。刚想张嘴问问省委组织部通知什么，张昊便接着说：“之政同志，省委组织部决定，孔令才同志到清县挂职县委副书记。”

他听了，心里猛地一喜。自己肯定要提拔了。省委不仅要把黄副市长调走，而且已经安排了顶替自己的人选，提拔的事看来是板上钉钉了。他喜滋滋地问：“张书记，来的人叫什么？孔令才？从哪里调来的呀？”

“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副处长。”只听电话里张昊说，“孔令才同志今年才27岁，京都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原来给省委副书记柯凌志同志当秘书。这次下来是挂职，你这班长可要带好这个新兵哟！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袁之政点头应着，不知为啥问了一句，“张书记，我的工作是不是要动动了？”

“暂时还没有，到换届的时候再说吧。”张昊嘱咐他，“不要有什么想法，一定要安心把工作干好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袁之政点头应着，心里却不满意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，光讲原则，不办实事。他扫兴地把电话挂了。

尽管张书记的话使他有些扫兴，但他依然觉得这个孔令才是来准备顶替他这个县委书记的。人家张书记是市委书记，一把手，像提拔这种重大事情是不能随便乱讲的。这么一想，他像被注射了两支吗啡，非常兴奋，立即拨通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玉枚的电话。

赵玉枚是袁之政的老相好，原来她在县宾馆当服务员。五年前，袁之政来清县当县委书记，因为家属没一块儿过来，就暂时安排他住在了县宾馆。宾馆住进了县委书记，经理觉得给自己接近领导创造了条件，提供了方便。为了讨好领导，他派赵玉枚专门伺候袁书记。

赵玉枚是全宾馆长得最漂亮的一位服务员，细高匀称的身材，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，说话银铃般清脆，又特别懂礼貌。她一天到晚围着袁书记转，一口一个“袁书记”地叫着，甜美的声音叫得袁之政心里发痒，特别是她那一双滴溜溜转的大眼睛，总撩拨得他心里掀起一股难言的冲动。

一天晚上，袁之政下乡回来，吃过饭，感到十分劳累，便回宾馆休息。走进前厅，在服务总台正巧碰上赵玉枚。她冲他莞尔一笑，给他一个飞眼，娇滴滴地说：“袁书记，今天晚上我在这儿值班，有事尽管吩咐，我住110房间。”

赵玉枚这甜美的一笑，这含情脉脉的飞眼和这声招呼，在袁之政心里搅动起狂涛巨澜。

整个宾馆只有走廊里亮着几团昏黄的光，死一般的寂静。袁之政轻轻敲了两下值班室房间的门。

房间里的女人好像并没有睡着，也可能根本就没睡。他这么一敲，虽然

只轻轻敲了两下，里面马上发出了懒洋洋的反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袁之政尽管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赵玉枚还是从语声中听出了是县委书记袁之政。她在前厅看到袁之政时，从眼神里观察出今晚会有故事发生，就企盼着这一刻的到来，所以听到袁之政的声音，顿时使她那困意飞上九天，一下子精神起来，赶紧翻身下床，也顾不上穿好外衣，便匆匆打开了房门，眯起笑眼问：“袁书记有事？”

袁之政见赵玉枚只穿一件粉红色内衣，那鼓鼓的丰乳和浑圆的玉臂，使他气喘心跳。一下把赵玉枚紧紧搂在怀里狂吻起来，赵玉枚就势关灭了昏暗的壁灯……

时隔不久，袁之政决定把这个赏心悦目的姑娘调到自己的身体边。于是让县委办公室主任出面，把她调到了县委办公室行政科，没过半年便提她当了副科长，过了一年多便越级把她提为办公室副主任，两个人来往也就更频繁了。

在与张昊书记结束通话后，他觉得跟她知心，有什么事都先告诉她，于是拨通了赵玉枚办公室的电话。

赵玉枚听说袁之政让她马上过去，不知有啥紧急事情，放下电话就过来了，推门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袁之政把张昊书记来电的内容告诉了她。赵玉枚一听，脸上便笑开了花：“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，看来你提拔的事板上钉钉了！”

赵玉枚根本没有听到一点儿省委下派干部的风声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。她抱怨说：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

“我也是刚知道。”袁之政说，“上级机关派干部下来锻炼，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，而且过去也有过，为什么这一次搞得这么神秘呢？”

袁之政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玉枚，故意让她猜。赵玉枚想也没想，顺口便说：“一开春县里就要换届，市里调走了个副市长，现在又从省里派

来个副书记，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，不是说明你提拔的事准了吗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，还用猜吗？”

赵玉枚的猜想或说是分析判断，让袁之政着实高兴。两眼笑咪咪地说：“你就知道顺情说好话，可惜你不是省委组织部长啊。”

“你不信咱俩打个赌！”赵玉枚说着，便伸出手要跟他击掌。

袁之政摇摇头说：“算了，算了。你说这孔书记来了安排住哪儿吧？”

赵玉枚成竹在胸地说：“这好办，我安排吧。请你放心，保准领导满意。”

袁之政点点头表示信任。赵玉枚接着说：“我看这孔书记有来头。你不是正发愁上边没人替你说话吗？这个孔书记在省委副书记手下当了好几年秘书，这不是个很好的条件吗？你一定要紧紧抓住他。我看你应当亲自到省城去接他一下。”

“市委领导并没说让咱去接呀。再说，人家也没说今天就来上班呀！”

“这还用领导说嘛！”赵玉枚说，“人家是从省委下来的，咱亲自去接不更显得热情吗？即便他不马上来，你先去见个面，表示一下热烈欢迎，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。”

袁之政觉着赵玉枚说得有道理，就说：“我先跟几个书记打个招呼，通个气，明天咱就去接。”

“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袁之政高兴地说了一句，便挥舞着胳膊大声喊道，“天助我也！”

赵玉枚兴冲冲地说：“这次换届你要高升了，可不能忘了我啊！”

“你就知道当官。”袁之政把脸一沉说，“这几年你提拔得可够快的了，不少人在背后议论呢。”

“我才不管它呢。”赵玉枚撒娇道，“我就想趁着你在这县里，让你再提拔我一下。”

“我要能提拔一步，你的事更好说了。”袁之政给赵玉枚使个眼色。她

会意，把门锁轻轻碰上，转身扑在了袁之政的怀里……

袁之政把孔令才来挂职县委副书记的事，用电话分别告诉了县长牛耕野和几个副书记。第二天袁之政起了个大早，亲自驾着他的奥迪车，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玉枚一起，得意扬扬地驶出县城，顺着宽阔的108国道，以100迈的速度直奔省城。

赵玉枚坐在司机副驾驶的座位上，见他开车如此娴熟，啧啧赞道：“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，车竟开得这么熟！”

“如今是什么年代了，不会开车哪行啊！”袁之政说，“我看你也该学开车了。”

“那你得教我。”

“这就没有必要了。”袁之政说，“不要把开车看得多么神秘，其实一学就会，让交警队给你搞个本子不就得了吗？”

赵玉枚点点头说：“我要自己会开车，办事可就方便了。”

这一点袁之政有同感。他身为县委书记，虽配有专车，可他有时觉着司机跟着不方便，比如给上级领导送礼或者去办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事，有司机跟着总觉得别扭，有些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一旦走漏了风声，传出去会惹来许多闲话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特别是会情人这类事，根本不能用司机，只能自己开车。因此，他下决心学开车。这在全市17个县、市、区委书记中，他是最早学会开车的。为此，他感到自豪。

赵玉枚见他驾着方向盘如此得心应手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工作那么忙，啥时候学的呢？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！”袁之政说，“开车又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，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，县委书记都会当，还学不会开车呀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赵玉枚奉承了一句不再说话，两眼望着前方。

冬天雪后的田野辽阔而宁静。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，积雪还没融化，大地仍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一眼望去，闪光耀眼。

沉默片刻。赵玉枚忽然问道：“咱们去接孔书记，牛县长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袁之政说，“昨天我跟几个县委副书记都打了招呼，通了个气。这是大事嘛！不过老牛开始觉着我亲自开车去接有点那个，我说这表明咱们对孔令才同志的欢迎，老牛也就没再说什么。”

“你跟牛县长说我也去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这个必要。”

“那人们又要说闲话了。”

“每个人都长着一张嘴，除了吃饭就是说话，咱还能管住人们的嘴巴？任他们说去吧。”袁之政瞅了一眼身旁的赵玉枚，“你是县委办公室堂堂的副主任，又主管行政这一块，陪县委书记去接一名新来的副书记，本来就是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嘛！”他说着，踩大了油门，车速表立刻由100迈提到120迈……

奥迪车飞驰了两个多小时，一直开到了省委办公厅大楼前才停下。他们打听找到了综合二处的齐处长，赵玉枚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清县县委的袁书记。”

“袁之政。”袁之政客气地点点头自报家门，立即递过一张精美的名片。

赵玉枚也作了自我介绍。

见过面，握过手，齐处长把他俩领进接待室。

赵玉枚说：“市委通知我们孔令才同志到我们清县担任县委副书记，我和袁书记就亲自开车来接了。”

“今天早晨孔令才同志已经走了。”

尽管齐处长这么说，袁之政根本不相信：“他已经去我们县了？”

齐处长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走了！他怎么这么急？”这消息使赵玉枚感到惊奇，这么自语了一句，接着问，“孔书记怎么走的？”

齐处长说，“本来我们安排车送他，可小孔同志坚决不让送，他是坐早